

渐渐遗忘

JIANJIAN YIWANG

李岩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渐渐遗忘

JIANJIAN YIWANG

李岩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李岩 自由撰稿人。自2010年始，陆续有散文、小说、诗歌、随笔在《三联生活周刊》《老照片》《建筑评论》《华文作家》《红枸杞》等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炫耀》曾获《小说选刊》笔会短篇小说奖，散文《夹竹桃》入选《中国散文大系》并获当代最佳散文奖。短篇小说《寻常往事》及散文《彼时此地》获得《华文作家》2012年度最佳小说和散文奖。已出版诗集《心灵的湿地》。

责任编辑 李 耘
美术编辑 李 欣
封面设计 马玉敏
责任校对 张三铁

眺望即是回想

（代序）

好的语文教师，或者说一个受欢迎的语文教师，教学时是不会在修辞、语法上多费时间的。他会用更多的精力引导学生去学习如何欣赏文章，通过这样一篇精美的文章让学生领略其中修辞、语法之妙。然后，更重要的是学习他如何通过讲述，将自己的情感传达给受众。

人的情感从何而来？

人的情感多来自回忆。即使你看到、感悟到新的事物，并对此有了兴趣。往往只是因为这新事物能引燃你的思想中的碎片，对那些点滴记忆进行了加温。

从本质上说，文学就是对作者过往的回顾，甚至包括所谓的科幻文学，因为世间所有本存在于过去的已知。这观点完全符合唯物主义理论。你可以说你的故事是凭空想出来的，而事实上这凭空也无非是某种东西在你脑子里冥濛了一下之后衍生出来的玩意。仔细找，一定可以从过去事物中寻找出蛛丝马迹。就这被称为凭空想出来的新玩意也是先有你的记忆，你的情感，你的智慧，最后才衍生成长为你的创作。

史铁生说：“眺望即是回想”。

这眺望可能是在说“往后看”。往后看，人类一定会伤感。都说“知史以明鉴，查古以至今”。讲真，你还真能从历史中找到自己的影子。翻阅历史你会发现原来人类诸多行为不过是

在重复：做着过去人们所做的事，于是也吃历代人所吃的苦，受历代人所受的罪。喜怒哀乐、爱恨生死，苦恼相差不多。

如此说来，人生真是令人悲观。虽然教育者一直试图在告诉你要抱有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但现实生活往往毫不费力地印证着另一句“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这叫人怎么乐观得起来。教育者不得不又在人生观中加上“坚韧不拔”的精神，以期去争取到人生如意的那“二三”。如果低的成功概率，失败者定是大多数，痛苦也是难免的。

史铁生对人生的痛苦一定很有感悟，悲观的情绪也不会少，但他却可以给更多悲观的人一种乐观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每个人都需要回忆，失去人生意义的危机感就如饿狼，只有回忆能将之挡在门外”。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贝娄说的。我想史铁生也是靠回忆活下去的，他每多活一天，回忆也就多一天，内容也就更丰富，直到他自己也成了别人的回忆。

哪个人不是这么活下去的呢？

将自己的记忆经过思考变成文字就是文学。广义上讲，一切文字都是文学，一切文学都是历史，一切历史都可以通过文学被人回忆，也不管这东西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虚构的。虚构也不一定不真，因为这里面有人对生活的愿望，谁敢说愿望不能变为现实呢？

也许这正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原动力。

目 录



◎眷念	1
◎寻常往事	10
◎夜晚，思忖摇曳的树枝	25
◎话说小业主	38
◎炫耀	51
◎曾经荣光	66
◎高级老头的背景	79
◎当鼓号鸣响	91
◎抚养	103
◎渐渐遗忘	113
◎罗薇的天气预报	126
◎气球	140

◎提起孙连云·····	152
◎缅怀·····	164
◎大年初八·····	175
◎旧朋好友·····	186
◎铝饭盒·····	197
◎把问号拉直·····	209

卷 念



当浓雾散去，那些熟悉的景物又重新出现在眼前。说实话我并没觉得怎样，倒是挺迷恋那雾。在雾中，一切都是影影绰绰浮现在眼前，使人充满幻觉。然而要是重现在眼前的景物统统面目全非了呢？

一路胡思乱想，忽然发现已经来到了学校门前。我的中学就是在这里念的，这里现在景物依旧，可据说不久将荡然无存。

看门人已经不是原先相识的师傅了，于是上前解释半天，终于放行。

慢慢朝学校里走去。不能说学校一点儿变化也没有，至少比我在这儿上学那会儿干净许多。墙壁用灰色粉刷一新，开辟了植物园，种了些花儿草呀的。想想我在这所学校念书时用于装饰校容的是可算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了，新近贴上的五颜六色的大字报十分整齐地排列在墙壁上，倒也十分耐看，要是配上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或是画得很好的漫画也很招人喜欢。我记得有一幅画的是小时候的孔夫子，把小夫子画得挺可爱，一个大脑袋，一个小鼻子，一双圆溜溜的小眼睛，胳膊腿儿很短，跪在垫子上像个粽子，十分虔诚地在香炉前磕头，我极喜欢这张画儿，闲着没事儿便过去端详一番，开心地乐

乐。可是好景不长，过了不久，经过风吹雨打，那些纸张褪了色，破烂不堪，东一条，西一块儿的。落下来的纸被风吹上树，挂在树枝上，飘来飘去，好似吊丧时的景象。此时的学校好像一座破庙。

我东张西望，寻觅过去的遗痕，追忆在这里度过的那段时光，那些往事。偌大的校园静悄悄的，我想起当年我们如同一张网似的走进学校时那人声鼎沸的情景。而今这里如此肃穆，继而让我觉得陌生。我这才发觉学校甚至很有韵致，就连新粉刷过的灰墙上仍然依稀可见的标语遗痕，也使人荡气回肠。

然而学校也确实破旧不堪了，除了厕所是新建的，其它房子恐怕快有一百年了。那厕所正是为外国人来参观而新建的，平时都是锁上的，外国人来了才开放。厕所看着挺上档次，可坐落在破败建筑中，就如同穿身破旧衣服，系条金利来领带一样好笑。

学校的确该翻建了，我心里这么想着，却禁不住涌起一种眷恋的情感。

找到我最崇敬的老师，上前施礼，恭恭敬敬地叫上一声。

“赵先生。”

“喔，还是老叫法。前两年我生病住院，老学生去看我，进门就找赵先生。护士十分诧异，说这是女病房，你找先生是不是应该去男病房。”赵先生说。

我笑着说：“现在这些人哪儿知道我们那会儿管老师都叫先生啊，我觉得这么叫显得特诚恳。”

“倒是，你们不像现在的学生，老师永远该着他们似的。你们似乎好点儿，老了，看什么都不顺眼了。”

“九斤老太喽。”

“总觉得你们那拨可爱些，兴许是为你们这些宝贝蛋子操心受累多了点儿的缘故？看见你们，我总有一种成就感！都知

道做母亲的带孩子含辛茹苦。孩子哪怕有一点成绩，说了几句中听的话，都会让做母亲的无比满足，好像一切付出都值了！”

“天地良心！我们忘不了你们曾为我们出的力。”

“拉倒吧！八辈子都不来看看！今儿也不知刮什么风。”

“忙呀！脚丫子朝天。”

“得得，知道你们。”

“听说学校要翻建？”

“就今年的事儿了。”

“前两天我去看了场电影《青春祭》。画面倒是拍得挺美的，看着还有点儿平淡，直想走。等放到那姑娘回到山里却发现整个村庄都没了，统统因为泥石流滑坡掩埋起来，那姑娘站在那儿哭，我也禁不住同那姑娘一起落泪。山林雾气缭绕，她什么都寻不见了，无论是熟悉的村庄，还是熟悉的人。”

“想不到你还是那么多愁善感。”

“您说，要是故地重游，一切都改变了，认识的人也都没了，会是个什么感受？”

“那不就该笑问客从何处来了。”

我因激动而绷紧的脸舒展了。

“在我的学生里，我比较喜欢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听话。”我洋洋自得地回答。

“你的脸皮也厚了，你以前脸皮儿可薄了，蔫了吧唧的，不爱说话。对我敬而远之，老拿着个劲儿。我本来对你印象不佳，后来有一次我看你独自站在操场的大树下发愣，心想大热天的这小子在那儿干嘛呢？过去一问，你哭丧个脸儿，泪汪汪地告诉我说，看门的李师傅走了，送送他。哎呀，我一下子大受感动，看门儿的老师傅退休都会让你如此动情啊！”

“当然啊，那老头总是笑眯眯的，对我们非常和蔼。我们谁打球崴了脚，就去找他给我们捏，他有这本事，也不管我们

脚丫子臭了吧唧的。有时候赶上下雨，没带雨伞，就站在传达室的屋檐下避雨，一边和老头儿说笑打趣。那老头说话可有意思了。我们拉练去，千山万水走回来，一进校门就看见老头笑逐颜开地迎着我们，立马感觉是到了家。”

“是啊。”赵先生有点儿感慨地对我说：“你们那拨学生够闹，也不正经念书，算不上好学生，可就是对你们印象深刻。想想是因为你们有情义。我那会儿总批评你们不要老是哥们义气。可要是人连点儿哥们交情也不讲，岂不更糟？其实即便你们都好好念书，我能教给你们的也没什么，微不足道。关键还是要好好做人。得讲良心，懂得感恩！我上小学时的老师，该算你师祖了。他在给我们的最后一课上讲你们要去上中学了，以后还可能上大学，将来还会去做大事，长大学问！到时候可别瞧不起你们的小学老师啊。我当时就说：‘一定不会，无论将来我们做什么，都是从你们那儿开始的’。”

我对赵先生说：“您知道，人一辈子能遇见几个好老师是件十分幸运的事，您就是我们遇见的好老师，不过一开始我们并不喜欢您。”

“是吗？还有这事？”赵先生有些惊讶，问：“为什么呀？”

“您记得吗，您带我们去学农，成天给我们做洋白菜吃。下工回来，老远就可以闻到臭烘烘的熬洋白菜味儿，气得我们在背后骂您是洋白菜。”

“不吃洋白菜吃什么？哪像这会儿什么都有了，天天有肉吃，吃得心血管病大增，高血压、脑溢血，全来了。”

止住笑，赵先生问：“你还记得刘老师吗？”

“教数学的，怎么不记得。”

“前不久去世了，才六十多岁。”

说到刘老师，我感到很内疚。这位老师讲课没问题，但在那个年月，我们可就对不住她了。她为人柔弱，是个大近视。

眼镜的度数很大，我们叫她“刘四眼”。不像现在，戴个眼镜是学问的标志，即便眼睛没毛病也附庸风雅，找个眼镜戴上。那年月戴眼镜是要遭耻笑的。

刘老师讲起话来慢条斯理。她讲课我们在底下闹翻了天，她也不理会，继续讲她的课。在黑板上演算习题，听不听，学不学，她全由我们。反正好赖话她已经说尽了，我们不听，她有什么法子。

接替刘老师的就是赵先生，她做了我们的班主任。赵先生是南方人，讲起话来针锋相对，不依不饶，从不与我们妥协。

实际上，我不怎么喜欢南方人，老觉得他们特小气。有一次考试，赵先生愣给我五十九点五分，就不让我及格！所以我对她的看法更坏了。

也许当我们开始抱怨生活时，才能对生活有所感受。我的学生时代是被人判定让什么人给耽误了。其实回头一想，要是学生上学的目的就是念书。每天按时上、下学，上课听老师讲，下课写作业，然后就得应付没完没了的考试。这学上得该多乏味！要是同学里没几个要好的朋友，或是没几个长相美丽的同学，我真想不出这学上得有什么意思。

的确，我们的学生时代有点儿乱，可也不是全无收获。每个学年我们都有大段的时间去工厂做工，去农村种地，去部队出操，百八十里地不知怎么走过来的。

我们的赵先生总是精神抖擞地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做工，她也做工，我们种地，她也种地。就是这时候，我改变了对她的看法，虽然仍然不爱吃那些臭洋白菜。

赵先生对我们的关心只有我们自己的母亲可比。离家在外，学工、学农、学军，赵先生就是我们的大家长。

赵先生有一辆双梁的自行车，很少见的，据说是德国造，到哪儿她都骑着，驮生病的同学，买菜，买粮食，成了公车。

晚上没事了，我们在农村的空地用它学骑车，摔得那车七零八落，赵先生也不吝啬。在她身上我找不到小气劲儿了。不过对赵先生给我五十九点五分的事，我还是耿耿于怀，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这算不上对我的严格要求。

时间过的真快，转眼我们中学就要毕业了，此时恢复了高考，可以上大学了。终于发现还有那么多书没念。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白天黑夜地开始补习功课。

谁说没有救世主，赵先生这时就成了我们的救世主。她时刻出现在我们面前，从早晨太阳升起早自习，到黄昏日落吃罢晚饭后晚自习，直到天漆黑。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值得她对我们如此殚精竭虑。而每当想起这段生活，我心里就充满对赵先生的感激之情。

除了对我们的关爱，赵先生教书也是十分出色的。什么题经她一讲，我们明白得很快。即使这样，我们还是希望能有更简捷的方法掌握那些数不清的知识。因为我们光明白了还不行，还要记下来，那么多要记的东西实在要了命。有两次考赵先生教的科目，一看题，正是赵先生几次三番给我们讲过的。结果不费吹灰之力，我们都得了高分，觉得赵先生是个圣人，希望她能给我们押题，这可以让我们省很多劲。可是我们却被赵先生一通批评。她说：

“你们当我是巫婆啊，做人做事怎么可以投机取巧，不可能有那么多侥幸。”

虽说赵先生自己不乐意，可一有时间大家还是据押题的准确率到处传扬赵先生的神奇。这会儿我又提起这件事，反到引起了赵先生一番感慨。她有些沮丧地说：

“咱们经常说要做老实人，说实在话，办老实事。其实咱们常念叨的事往往就是做的不太好的事，不然反复说个什么劲儿？就说在我之前教你们的刘老师，课教的没问题吧？你们后

来也知道了，可你们当年就会欺负人家，看人软。我来了不就是连吓唬带利诱的，这下你们就老实了，贱。”

“还有，你记得以前学校的总务主任吗？那真是勤勤恳恳。他当主任时学校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就看他成天拿着一大串钥匙到处巡视。人家都说他抠门儿，可教学该用的东西从没缺过。现在的那位主任风格可不大一样。学校经费比以前多多了，可什么都缺，也不知把钱干什么了。可他神通广大，拉关系，走路子，听说学校经费大多是他搞来的。兴许这会儿就需要他这样儿的人才。他为学校做了些好事，可也惹了不少事来。前些日子学校用水多了，说是超了标，要罚钱。他也不怎么听说我有个学生在政府里正管这事，就非拉着我去疏通一下。这种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教我的书就好了，再说我觉得一个学校用水能多到哪儿去。一问吓一跳，罚好几千呀。得，跟去吧。”

“你说稀奇不稀奇，我特别关注、抱极大希望的学生毕业了，走向社会却大多默默无闻。我看着不怎么好的学生倒一个个有出息，当官，发财，做学问的都有。哪儿都有我的学生成了我的一大财富，因为这，我可为学校办了不少事，人情社会嘛。”

“你认识吧？张继东。你们那一届的。他见我来了那个殷勤啊！沏茶倒水，问长问短，倒弄得我诚惶诚恐。事跟他一说，他马上应连个甬都不打。也不知道是我的面子大还是学校的面子大。”

“事办妥了，临走，他提出安排几个孩子去咱们学校上学。说了一大堆学校如何如何好，我才明白事为什么办得那么顺利。得，人给面子也得给人面子，做交易嘛。”

“原本这也不算什么事，让孩子上好学校，受好教育，大家不都这么想吗？咱们学校可是稀缺资源，每年少不得用这拉

关系。”

“款不用罚了，咱们那位主任在学校到处张贴节约用水的标语。弄得学校跟文化大革命似的。到年底张继东他们给学校送来个大奖状，还表彰了咱们那位主任。你瞧人家多会办事，有了这关系，恐怕把黄河的水都用干了也没人来干涉咱们了。”

“这以后我经常要跟着学校领导去拉关系。书也不教了，也成领导了。一见到过去的学生就不由自主地去问，你现在做什么呀？你认识的同学都做什么呀？其实就是想了解有什么可利用的关系。现在学生有本事有能力了也该回报学校了。学校穷啊，你看看那些破房子。”

我把目光瞥向那些破旧的校舍，我知道很快它们就要被拆除。在很多人眼里这里已破旧不堪，并不珍贵，而在我心里却是十分珍贵的。老房子自有老房子的风雅。灰色砖石的建筑隐藏在参天大树的绿荫下，门面上雕着很漂亮的图案，完美对称的女儿墙是被我们拆的，说是为了防地震塌下来砸人。鲜花绿草遍布的园圃让我们铲平了，那是因为备战挖防空洞。这好端端的学校都是我们破坏的。

唯有用柏油路铺的操场是我们上学时修成的。在这之前，操场是黄土铺的，一刮风便尘土飞扬，一下雨就满是泥泞。脚踩上去又粘又滑，留下一个坑一个洼的。天一晴，操场上大大小小的都是脚印坑。所以下雨就会有体育老师穿着雨衣在操场上大声喊道：

“绕着走，同学们请绕着走。”

这儿一切都将变了。平房教室会被高楼大厦取代，学生们再也不会发现教室的哪个角落又长出个小伞似的蘑菇了。

能留下来的可能只有学校食堂前的那棵大榆树了。当初有多少学生在它的遮蔽下吃饭，乘凉。困难时代，食堂的师傅还用榆钱做过菜团子，很受欢迎。我为大榆树祈祷，希望它能保